



拜德雅
Paideia
人文丛书

Qu'est-ce que la critique?

Suivi de

La culture de soi

什么是批判？

自我的文化

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

[法]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 著

潘培庆 |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

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

[法]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 著

潘培庆 |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 / (法)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 潘培庆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4

(拜德雅·人文丛书)

ISBN 978-7-5689-0431-5

I. ①什… II. ①米… ②潘… III. ①福柯
(Foucault, Michel 1926—1984)—哲学思想 IV.
①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1279 号

拜德雅·人文丛书

什么是批判? 自我的文化

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

SHENME SHI PIPAN ZIWO DE WENHUA
FUKU DE LIANGCI YANJIANG JI WENDALU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潘培庆 译

策划编辑: 邹 荣 任绪军 雷少波

责任编辑: 邹 荣

责任校对: 秦巴达

责任印制: 赵 晟

书籍设计: 逆光的鱼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25 千 插页: 32 开 1 页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89-0431-5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拜德雅·人文丛书
学 术 委 员 会

○ ● ○

学术顾问

张一兵 南京大学

学术委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陈 越 陕西师范大学

蓝 江 南京大学

李 洋 北京大学

鲁明军 四川大学

王春辰 中央美术学院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

夏 莹 清华大学

杨北辰 北京电影学院

张 生 同济大学

姜宇辉 华东师范大学

李科林 中国人民大学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陆兴华 同济大学

王嘉军 华东师范大学

吴 琼 中国人民大学

夏可君 中国人民大学

曾 军 上海大学

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

-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1

中国古代，士族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与雅。《礼记》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些便是针对士之潜在人选所开展的文化、政治教育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使之在品质、学识、洞见、政论上均能符合士的标准，以成为真正有德的博雅之士。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古希腊也存在着类似的德雅兼蓄之学，即 *paideia* (παιδεία)。*paideia* 是古希腊城邦用于教化和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亦即古希腊学园中所传授的治理城邦的学问。古希腊的学园多招收贵族子弟，他们所维护

的也是城邦贵族统治的秩序。在古希腊学园中，一般教授修辞学、语法学、音乐、诗歌、哲学，当然也会讲授今天被视为自然科学的某些学问，如算术和医学。不过在古希腊，这些学科之间的区分没有那么明显，更不会存在今天的文理之分。相反，这些在学园里被讲授的学问被统一称为 *paideia*。经过 *paideia* 之学的培育，这些贵族身份的公民会变得“雅而有德”（καλὸς καγαθός），这个古希腊语单词形容理想的人的行为，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Ἡρόδοτος）常在他的《历史》中用这个词来描绘古典时代的英雄形象。

在古希腊，对 *paideia* 之学呼声最高的，莫过于智者学派的演说家和教育家伊索克拉底（Ἰσοκράτης），他大力主张对全体城邦公民开展 *paideia* 的教育。在伊索克拉底看来，*paideia* 已然不再是某个特权阶层让其后嗣垄断统治权力的教育，相反，真正的 *paideia* 教育在于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迪，开启人们的心智，与此同时，*paideia* 教育也让雅典人真正具有了人的美德。在伊索克拉底那里，*paideia* 赋予了雅典公民淳美的品德、高雅的性情，这正是雅典公民获得独一无二的人之美德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paideia* 之学，经过伊索克拉底的改造，成为一种让人成长的学问，让人从 *paideia* 之

中寻找属于人的德性和智慧。或许，这就是中世纪基督教教育中，及文艺复兴时期，*paideia* 被等同于人文学的原因。

2

在《词与物》最后，福柯提出了一个“人文科学”的问题。福柯认为，人文科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而这门科学，绝不是像某些生物学家和进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从简单的生物学范畴来思考人的存在。相反，福柯认为，人是“这样一个生物，即他从他所完全属于的并且他的整个存在据以被贯穿的生命内部构成了他赖以生活的种种表象，并且在这些表象的基础上，他拥有了能去恰好表象生命这个奇特力量”¹。尽管福柯这段话十分绕口，但他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方方面面，包括哲学、语言、诗歌等。这样，人文科学绝不是从某个孤立的角度（如单独从哲学的角度，

1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459-460 页。

单独从文学的角度，单独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我们作为人
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相反，它有助于我们思考自己在面对
这个世界的综合复杂性时的构成性存在。

其实早在福柯之前，德国古典学家魏尔纳·贾格尔
(Werner Jaeger) 就将 *paideia* 看成是一个超越所有学科之上
的人文学总体之学。正如贾格尔所说，“*paideia*，不仅仅是一个
符号名称，更是代表着这个词所展现出来的历史主题。事实
上，和其他非常广泛的概念一样，这个主题非常难以界定，
它拒绝被限定在一个抽象的表达之下。唯有当我们阅读其历
史，并跟随其脚步孜孜不倦地观察它如何实现自身，我们才
能理解这个词的完整内容和含义。……我们很难避免用诸如
文明、文化、传统、文学或教育之类的词汇来表达它。但这
些词没有一个可以覆盖 *paideia* 这个词在古希腊时期的意义。
上述那些词都只涉及 *paideia* 的某个侧面：除非把那些表达综
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古希腊概念的范畴”¹。贾格尔强
调的正是后来福柯所主张的“人文科学”所涉及的内涵，也
就是说，*paideia* 代表着一种先于现代人文科学分科之前的总

1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I. Oxford: Blackwell. 1946. p. i.

体性对人文科学的综合性探讨研究，它所涉及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诸多方面的总和，那些使人具有人之心智、人之德性、人之美感的全部领域的汇集。这也正是福柯所说的人文科学就是人的实证性 (positivité) 之所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与贾格尔对 *paideia* 的界定是高度统一的，他们共同关心的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大地上具有了诸如此类的人的秉性，又是什么塑造了全体人类的秉性。*paideia*，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正如伊索克拉底所说的那样，一方面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另一方面又赋予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形式。对这门科学的探索，必然同时涉及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是对经典的探索，寻求那些已经被确认为人的秉性的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学问；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依循着福柯的足迹，在探索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形式之后，最终还要对这种作为实质性的生命形式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即让我们的生命在其形式的极限处颤动。

这样，*paideia* 同时包括的两个侧面，也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进行探索的两个方向：一方面它有着古典学的厚重，代表着人文科学悠久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良好传统，

孜孜不倦地寻找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人文科学努力在生命的边缘处，寻找向着生命形式的外部空间拓展，以延伸我们内在生命的可能。

3

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不过，我们并没有将 *paideia* 一词直接翻译为常用译法“人文学”，因为这个“人文学”在中文语境中使用起来，会偏离这个词原本的特有含义，所以，我们将 *paideia* 音译为“拜德雅”。此译首先是在发音上十分近似于其古希腊词汇，更重要的是，这门学问诞生之初，便是德雅兼蓄之学。和我们中国古代德雅之学强调“六艺”一样，古希腊的拜德雅之学也有相对固定的分目，或称为“八艺”，即体操、语法、修辞、音乐、数学、地理、自然史与哲学。这八门学科，体现出拜德雅之学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在某一个门类下的专门之学，而是统摄了古代的科学、哲学、艺术、语言学甚至体育等门类的综合性之学，其中既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勇敢、节制、正义、智慧这四种美德

(ἀρετή)，也追求诸如音乐之类的雅学。同时，在古希腊人看来，“雅而有德”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人文学，最终是要面向一个高雅而有德的品质，因而在音译中选用了“拜”这个字。这样，“拜德雅”既从音译上翻译了这个古希腊词汇，也很好地从意译上表达了它的含义，避免了单纯叫作“人文学”所可能引生的不必要的歧义。本丛书的 logo，由黑白八点构成，以玄为德，以白为雅，黑白双色正好体现德雅兼蓄之意。同时，这八个点既对应于拜德雅之学的“八艺”，也对应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到的正六面体（五种柏拉图体之一）的八个顶点。它既是智慧美德的象征，也体现了审美的典雅。

不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跟随福柯的脚步，向着一种新型的人文科学，即一种新的拜德雅前进。在我们的系列中，既包括那些作为人类思想精华的经典作品，也包括那些试图冲破人文学既有之藩篱，去探寻我们生命形式的可能性的前沿著作。

既然是新人文科学，既然是新拜德雅之学，那么现代人文科学分科的体系在我们的系列中或许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个拜德雅系列，已经将历史学、艺术学、文学或诗学、

哲学、政治学、法学，乃至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涵括在内，其中的作品，或许就是各个学科共同的精神财富。对这样一些作品的译介，正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在一个大的人文学的背景下，在一个大的拜德雅之下，来自不同学科的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文字中，去呼吸这些伟大著作作为我们带来的新鲜空气。

- 译者序 -

批判和治理如影随形，自我与技术如水随器

《什么是批判？》是一篇难读的文章，但又是一篇值得认真研读的文章，因为它集中表述了福柯的批判思想和他的研究方法，是研究福柯晚期思想的一把钥匙。说它不易理解，其中一大难点就是福柯使用了很多和“批判”相关的词或词组，如“批判”、“批判态度”、“批判方法”、“批判计划”、“狭义的批判”、“批判事业”、“第一种批判态度”、“第二种批判态度”、“新的批判态度”等，但并未进行详细区分。福柯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面对的是哲学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的确给一般读者的理解造成了困难。为了便于理解，有必要区分两大类批判：首先是福柯要加以阐述的批判，或者批判态度，其定义就是不愿被治理，或者不愿被这样治理的态度，在此意义上，福柯认为他对批判所下的定

义类似于康德对启蒙所下的定义，因此可以把康德所谓的启蒙纳入福柯所谓的批判；其次是康德的狭义批判理论、批判计划、批判事业、新的批判态度等，其要旨在于为人的认识划出界限，规定什么可以认识，什么不可以认识。这两种批判在福柯的文章中相对而言，“相对”即表示两者并不等同。

相对于康德的三大批判等理论巨著，他的《什么是启蒙？》一文实在是微不足道，但福柯发现了这篇短文，就像发现了一个宝库，这给福柯提供了一大契机，使他大做文章，由此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总结自己的理论著述，提出他自己的批判思想，并界定他自己的思想在现代哲学中的位置。由此来看，理解福柯如何解读康德论启蒙的文章，如何阐发他自己的批判观点，这应该是理解福柯晚期学术思想的一大关键。

依福柯之见，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由此开始公开地、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不臣服于任何权威。福柯所谓批判，就是不愿被这样治理的态度。康德用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来界定启蒙：某种外部权威使人离开某种指导就无法使用自己的知性；不成熟状态至少有两原因，首

先是权威的滥用，其次是缺乏勇气和决心。于是康德呼吁要勇敢地走出不成熟状态，敢于认识，并把这种勇敢视为启蒙的口号。在福柯看来，康德对启蒙的看法基本符合他的批判定义，符合针对治理指导权的批判，因为两者的根本目的都在于使人变得成熟，摆脱臣服状态。

福柯在“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康德对启蒙的看法和康德的批判理论之间的距离或差异。这就涉及康德如何相对于启蒙来界定他自己的批判理论。康德关注启蒙，就是关注他所处的现在。要理解人类现在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什么阶段，首先就要理解人类理性的发展阶段。人类是否成熟，首先取决于人类理性是否成熟。现在人类正处于关键时刻，尤其需要批判，因为批判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正当地使用理性的前提条件，由此才能确定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对理性的不正当使用正是导致独断论和他律的原因。要人成熟，要理性自主和自律，必须对认识进行批判。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的批判理论就成了启蒙的先决条件，或者成为启蒙的前言。换言之，康德把启蒙纳入到他的认识批判理论当中，也就是从批判理论的框架来解读启蒙。可这样的认识论

批判却和启蒙拉开了距离。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这一距离。首先，批判针对治理，而康德的批判理论却针对人的认识，或者说把批判矛头转入认识领域。其次，批判突出的是人的不愿臣服的态度，尤其是治理领域中的不臣服态度，而康德的批判理论却会使人幻想在达到成熟之后，理性完全自主、自律，不再需要别人对他说“要服从”，因为人的理性自律会使他自觉服从，好像人可以由此摆脱治理。

依福柯之见，由于康德在启蒙和批判理论之间引进了差异，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人从认识方面来考虑启蒙，分析方法就是“对认识的历史模式合法性进行调查”。很多人都使用过这种方法，旨在调查认识对自己有什么错误观念，面临什么滥用，并和什么统治相连系。针对这一由康德开启的批判传统，福柯提出了所谓“事件化”方法，其要旨即是个别化、实证化。从认识方面寻找权力滥用的原因，调查知识在什么地方被权力利用，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就在于把知识和权力分开，然而在福柯看来，知识和权力在根本上是无法分开的。并没有一方面是知识，是中立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有权力，尤其是坏的权力对科学知识的利用。任何知识的形成、

积累、保存、传播等都离不开权力；反过来，任何权力的运行都需要知识，如基督教牧领制权力就需要了解信徒的所有个人情况，就像牧人必须对羊群、对草地质量和分布都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近现代规训权力则离不开对个体的心理、行为特征、消费、性行为、生育等各方面的认识。与其从认识方面提出启蒙问题，福柯建议尝试相反的道路，从认识和统治的关系来提出认识问题，而出发点就是批判态度，就是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态度。福柯建议重归启蒙，重归批判，这里应该还有一大原因：康德的批判理论旨在为认识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由康德开启的这种批判传统注重批判理性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失误，这样的批判重在限制，而启蒙的批判却在于勇敢，在于冲破限制。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与康德的文章同名）一文中建议：以必然限制为形式的批判，这是指康德的批判，必须把这种批判转变为以可能的突破为形式的实践批判。而福柯在“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提出的批判思想恰恰在于给人们展示一个开放领域，说到底，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或者权力关系，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永远和可能性，和可逆性，和可能的颠倒相连系。